



庄子“逍遥”下的纠结

阮忠

为，他寓言主导下的谬悠之说、荒唐之言、无端崖之辞的非“庄语”，即使是自诩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”，依旧是人为的外化形态。又如他在《逍遥游》中对惠施责其言“大而无用”的反批评，他以“宋人善为不龟手之药”讲述物当善用，如是，怎能说不是有呢？

无己与有我的纠结。《逍遥游》说至人无己，抵达这一境界自然功名均无。对“无己”庄子有三种不同的表达，一是《人间世》的“心斋”，“唯道集虚，虚者心斋也”；二是《大宗师》的“坐忘”，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是谓坐忘”；三是《在宥》的“心养”“徒处无为，而物自化。堕尔形体，吐尔聪明，伦与物忘，大同乎溟溟”。这三种表达告诉人们“无己”当舍弃欲望、舍弃才智或说忘世忘己，沦为虚无。这是一个渐修的过程。《达生》有一则“呆若木鸡”的寓言是很好的说明：“纪渚子为王养斗鸡。十日而问：‘鸡可斗已乎？’曰：‘未也，方虚憍而恃气。’十日又问，曰：‘未也，犹应向景。’十日又问，曰：‘未也，犹疾视而盛气。’十日又问，曰：‘几矣。鸡虽有鸣者，已无变矣，望之似木鸡矣，其德全矣，异鸡无敢应者，见者反走矣。’”然而，庄子有这样一再表达的执念，何曾做到“无己”？他的朋友惠施在魏国为相时，听说庄子到魏国欲取而代之，在城里搜索庄子。庄子见惠施，讥其相位为腐鼠，毫无取代的想法。这样的庄子，当然不是“无己”。惠施死后，庄子在《徐无鬼》里讲了一则“运斤成风”的故事，感伤自己失去了善辩的最佳对手。而且他在没米下锅的时候会向监河侯借粮，还曾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去见魏惠王，说自己并非不得志，只是生活贫困罢了。这样的庄子始终“有我”，什么时候可以抵达“无己”的境界？

有用与无用的纠结。庄子很喜欢说有用与无用的问题，这与他自然无为、返璞归真的一系列主张被世俗视为无用相关联。不仅是惠施对他有今子之言大而无用的批评，而且《田子方》里庄子见鲁哀公，鲁哀公笑言：“鲁多儒士，少为先生方者。”这让庄子很在意有用与无用。他在《人间世》讲了匠石之齐在曲辕见了大蔽数千年的栎社树的故事，他称之为无用散木。当晚栎社树托梦给他，说有用的相梨橘柚中道夭折而不终天年，怎比得上栎社树无用于世、有用于生呢？类似的故事还有同篇的大而不材的商丘之木，畸形人支离疏。支离疏的脸在肚脐下，双肩高过头顶，发髻朝天，两条大腿与肋下相连。庄子说这样的人社会征兵不会找他，徭役不会找他，发救济一定会发给他。无用于社会，有用于自我的人生，得以终其天年。但《山木》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说庄子一次带着弟子行于山中，见伐木者不取的大树枝叶盛茂，庄子说这树因不材得终其天年。随后一行人舍于故人家。故人命竖子杀不能鸣之雁款待他。于是第二天弟子问庄子：“昨日山中之木，以不材得终其天年，今主人之雁，以不材死；先生将何处？”庄子自言将处在材与不材之间。虽说他还为自己辩，说处世最好是顺应自然，但这材与不材之间的说法，还是透露了他内心的纠结。还

有他在《天道》里讲的“轮扁斲轮”，在《达生》里讲的“梓庆削木为鐻”，都是一些有用的故事，提示了人有用方能使物尽其用。

求生与乐死的纠结。《齐物论》说的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以及“庄周梦蝶”的“物化”是生死齐同的哲学认知。现实中的他清晰地看到人的生命过程，在《至乐》里讲了“妻死鼓盆”的故事，说人的演化从恍惚之气到形体（《知北游》也说“人之生，气之聚也”）、生命、最后又变而之死。还用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来比拟人的生命变化，凸显了生命的自然。天地委形，人有生死，生的有涯让他深刻感受了知的无涯，专门写了《养生主》，劝人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所刑，像庖丁解牛一样，在中间空隙里游刃有余。这是养生的基本道理，养生是求生避死之方，他的“心斋”“坐忘”“心养”术，也是养生求生，但难以践行。为养生，他可以隐于垂钓；为求生，可以不仕而自保。《秋水》里庄子钓于濮水，拒绝楚王愿以境内相累的请求，表示宁生而曳尾于泥水；《列御寇》里庄子辞聘时说，不可入仕最后为人供奉。所以他在《达生》里说，人为猪盘算，宁可在猪圈里食糟糠；为自己盘算，却想有轩冕之尊，死后放在雕花的柩车里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他有时又说：生死存亡是人的命运，如日夜交替，不知终始。人何必求生？更甚者，《大宗师》说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游方之外，以生为附赘悬疣，以死为决痾溃痛，据此人当是生苦而死乐。庄子还在《至乐》虚构了“庄子之楚见空髑髅”的故事，故事里庄子用马鞭敲打空髑髅，寻问死因。空髑髅夜间托梦给他：“死，无君于上，无臣于下，亦无四时之事，纵然以天地为春秋，虽南面王乐，不能过也。”因此不愿重返人间。尽管这样，庄子并不愿死，依然努力避死求生。只是在无奈之际，说一句“死生，命也”（《大宗师》）。

以上四者是庄子“逍遥”下的主要纠结。他的纠结不限于此，如《齐物论》说论辩无是非，可《秋水》里讲了惠施与庄子的“濠梁之辩”，庄子说濠水里的儵鱼出游从容，惠施说你不是鱼，安知鱼之乐。二人互相辩驳，没有谁是谁非的结论，成为逻辑史上有名的公案，但庄子和惠施都在求己是人非。又如《至乐》说，人认为毛嫱、西施美，但游鱼、飞鸟也认为她们美吗？《山木》里宋国旅馆里主人的美、丑二妾，美者遭遇冷落，丑者得到宠爱，结论是主人说的美者自美，我不认为美；丑者自丑，我不认为丑。这揭示了美的虚无、相对和主观性，也表明美相对于丑绝对存在，即使是《天道》说的以朴素为美。《庄子》内、外、杂33篇，自古以来就存在自著或他著的争议，却又是它们共同造就了逍遥与纠结同在的庄子，他的愤世深蕴其中。后人很少探究庄子的纠结，放大了他逍遥的内核顺应自然，于是有了处世的旷达洒脱以及遭遇艰难时的淡泊坚忍。而庄子向往逍遥游，却在诸多的纠结中并不逍遥，当是他人生最大的纠结，也是孤愤之书《庄子》产生的最大动因。

（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唐代成玄英作《庄子疏序》说庄子的“当战国之初，降衰周之末，叹苍生之业薄，伤道德之陵夷，乃慷慨发愤，爰著斯论”（《庄子疏序》）。这与西汉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的“发愤著书”说相吻合，司马迁还提到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离骚》《国语》等著作的撰述，没有提到庄子，成玄英的意思是《庄子》也可归于这一类，明代的陆西星等人也持此说，清代钱澄之还著有《庄屈合诂》，不过庄多激愤而屈多哀怨。

人们常说庄子逍遥且自然，逍遥的“无己”是无愤的；自然的“顺应”也是无愤的，即使是社会生活中的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式的顺应，也把本有的愤慨情绪给消解了。但庄子在那个时代，是另类的愤世者，他认为天下沉浊，不可说严肃认真的话，故用“三言”即寓言、重言、卮言作意见表达，剝削儒墨、鄙薄诸侯、轻视贪图名利的人，让人看到他处世的洒脱自由。但这只是一种表象，就像他在《养生主》里以不喜欢待在樊笼里的泽雉暗喻自己，可他始终处在生活的樊笼中，因不可能解脱而有多重的人生纠结。

自然与人为的纠结。庄子承袭老子“道”的理念，以自然为法则，自然则逍遥、自然则齐物，自然则无为而无不为，故《应帝王》说治天下，应是“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私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”自然是什么呢？庄子说是人或物的本真，他有一个譬喻说马的本真是蹄践霜雪、毛御风寒、饥食草、渴饮水，这就是自然。因此，庄子反对人为，鹤胫长不可断，凫胫短不可续，他还用《应帝王》的“浑沌之死”作比拟，浑沌无七窍则无欲望，当他动了善待儻、忽的心思，导致儻、忽为他凿七窍，七窍成，浑沌死。无为无害，有为有害，人为是不可取的。故他想象的“至德之世”就是人与禽兽、万物平等而和谐相处的社会。然而现实的战国社会满是杀戮与血腥，他用“触蛮之争”讽刺诸侯战争的渺小，但无济于止战。于是始终反对人为的庄子，坚持有